

【被《孟子》吸引，读了一遍又一遍】

◆1932年至1935年，张斌在长沙中学读初中。彼时湖南各学校大都要求在课上读经，张斌被《孟子》所吸引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乐在其中。他后来回忆：“《孟子》文字简明生动，道理深远透辟，这大概就是深入浅出的魅力。”

【词类研究的起点】

◆张斌倡导词的功能说，1954年，他和胡裕树分别以“文炼”“胡附”的笔名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《谈词的分类》，文章受到陈望道先生的“功能说”和方光焘先生的“广义形态说”的影响。这篇文章也可视为张斌词类研究的起点。

【坚持站立上课】

◆张斌坚持站立上课，认真板书，认为这是对学生的尊重，也是对教师这门职业的尊重。2013年，93岁高龄的他站在教室里，为博士生上了最后一堂汉语语法课，就此告别他站了一个多甲子的讲台。

张斌：要在汉语语法学领域当个“单项冠军”

■本报记者 任思蕴

作为语言学家的张斌，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和词语、句子打交道，因此，他有时会拈词成句地抒发感情。张斌曾在一次登庐山含鄱岭时有感而发，口占四句：不恰登临苦，何须小憩凉？越攀由剩勇，绝顶望朝阳。勇于攀登，永不止歇，这正是他人生和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由《孟子》领会深入浅出的魅力

1920年，张斌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家庭。祖父是清末举人，父亲在电报局从事技术工作，勉力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。1926年至1932年，张斌辗转于长沙第七小学、信义小学、含光小学读书，语文成绩特别突出。1932年至1935年，张斌在长沙中学读初中。彼时湖南各学校大都要求在课上读经，老师从“四书”中选取若干篇章布置学生诵读，作文题目也多与之相关。张斌被《孟子》所吸引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乐在其中。他后来回忆：“《孟子》文字简明生动，道理深远透辟，这大概就是深入浅出的魅力。为了深入浅出，先秦诸子常用譬喻说明问题。这里的譬喻，包括打比方和进行类比。”这一时期的学习体会对张斌影响极深，多年以后，当他自己走上讲台传道授业时，也十分注重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，他认为采用比喻，深入浅出，往往能在课堂讲解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此外，他认为写作书札同样应该秉持这一要旨，但“浅出”是以“深入”为前提，不能将“浅出”仅仅视为浅显浮薄的一般普及。张斌认为，把知识传授给别人，就是一个使对方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，传授者的思想如果不能用言语表达，如果一直停留在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的词不达意阶段，则往往反映了他的思想本身是模糊的。

1935年，张斌进入长沙市明德中学读高中。这是一所私立学校，教师却多为社会知名人士。学校试行文理分科，张斌遵从家长意见选了理科，这对他日后得以形成分析学术问题的思辨能力，是很好的初期训练。但是，课余时间，张斌仍然热爱文学，常读《孟子》《史记》，喜爱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、夏目漱石和鲁迅的小说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为躲避日寇，学校迁到远郊，并组织了学生抗日宣传队，张斌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。

1938年，张斌考上了地处湘西山区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，攻读教育专业。院长是日后成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的廖世承先生，钱基博、钱锺书、孟宪承、高觉敷等知名学者当时都在此任教。张斌和几位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名叫《新星》的小型文学杂志，还在学校的京剧、话剧团担任团长。1943年张斌在此毕业，获教育学学士学位。

此后数年，张斌在重庆清华中学、四川云阳辅成中学任教，因其大学时代办杂志的经验，受到《观察周刊》邀请，赴上海参加筹备和编辑工作。后因家眷停办，张斌经人介绍到上海附中（虹口中学前身）任教。1952年张斌参与筹备“上海工农速成中学”，接着又调到“华东区抽调部队机关干部升入高等学校补习班”，担任语文教研室副主任。在这个大学预科性质的补习班里，教师大都来自各高校及重点中学，包括胡裕树、王运熙、罗君惕等。补习班结束后，张斌调至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任教。

1954年春，张斌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，参与筹建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师范专科学校。从此，他的学术生涯便与上海师大这座校园紧密相连。张斌领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，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当时上师大的语法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大学一起，名列全国前三。他还指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，并在现代汉语方向（即汉语言文字学方向）、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上，分别建立了硕士点、博士点。

张斌的哲嗣张亦林曾这样回忆父亲：“他始终想把上海师范大学某个学科做到最好，他总是说，我们争取不到团体冠军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拿个单项冠军，所以，他把自己从事的学科钻研到极致。”

潜心研究汉语语法60年

在汉语语法领域，张斌进行了长达60年的深入而细致的研究，一方面

【生活上应该知足，学术上须不知足】

1954年春，张斌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，参与筹建上海师范大学前身上海师范专科学校。从此，他的学术生涯便与上海师大这座校园紧密相连。张斌领导创建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，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张斌常说：“我始终认为，在学术上，我还必须继续攀登，不能半途而废”，“生活上应该知足，学术上须不知足。”张斌的哲嗣张亦林曾这样回忆父亲：“他始终想把上海师范大学某个学科做到最好，他总是说，我们争取不到团体冠军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拿个单项冠军，所以，他把自己从事的学科钻研到极致。”

【学术档案】

张斌（1920—2018），语言学家。笔名文炼，湖南长沙人。1942年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上海师范学院（今上海师范大学）从事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，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、语言研究所所长、上海语学会副会长等。在词类问题、语法分析方法等语法研究领域做出重要开拓，也是全国文科统编教材《现代汉语》（胡裕树主编）主要编写者和修订人，是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和全国自学考试用《现代汉语》教材主编。201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。著有《汉语语法学》《现代汉语语法十讲》，主编《现代汉语描写语法》等。

是出于学术兴趣，另一方面，也离不开陈望道、方光焘、吕叔湘等前辈的引导以及与胡裕树、林祥耀、胡明扬等好友的长期切磋交流。

张斌所发表的有关语法研究的成果，主要集中在《中学语法教学》《现代汉语语法探索》（与胡裕树合作，分别以胡附、文炼为笔名）《汉语语法研究》（与胡裕树合作）《汉语语法学》《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——胡裕树、张斌选集》《现代汉语语法十讲》《现代汉语描写语法》等著作内。尽管乍看算不上高产，但张斌的这些成果，分量有目共睹——几乎每部汉语语法学著作都设专章或专节对张斌语法思想进行评述。

张斌深入研究了汉语语法的多个领域，纵观他漫长的汉语语法研究生涯，可知说之处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
首先是关于词类问题的研究。自19世纪末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出版以来，直至20世纪40年代，我国语法研究大都处在西方传统语法框架内，僵硬模仿的痕迹严重，大体而言，只是用西方的语言理论和语法框架来阐释汉语的实际问题。面对这种局面，陈望道等在上海发起以反对“模仿文法”为目的的、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，努力探索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，试图建立汉语语法的新体系。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划分词类的标准。

张斌倡导词的功能说，1954年，他和胡裕树分别以“文炼”“胡附”的笔名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《谈词的分类》，文章受到陈望道先生的“功能说”和方光焘先生的“广义形态说”的影响。这篇文章也可视为张斌词类研究的起点。他十分谦虚，自认为只是学习陈、方两位先生学说后的一些体会。此后，他又在《词的范围、形态、功能》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功能说，指出功能并不单纯指词在语言组织中所担任的职务，而是和广义形态分不开的，且要由形态表现出来。比如，“书”能与“一本”结合，“茶”能与“一杯”结合，类似这种结合能力的表现，就是形态，数量词与名词互相依附、对应的交互关系，就是功能。这种形态和功能，正是汉语中区分词类的主要标准，也是形态学的重要内容。张斌认为：“形态是在结构中产生的，没有结构，也就没有形态。狭义形态只是方音形态的外部特征，因此，没有外部特征，也能归类。”他主张用广义形态划分词类，根据语序、句子成分与语言材料的关系，“词在句中的职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词性”。在张斌的理解中，这一汉语语法理论同时也适用于普通语言学理论。

后来国外的研究也证明张斌是正确的，现代语言学已经不把词的形态变化作为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了。张斌关于形态、功能方面的论述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形态学，也更加有助于汉语词类的划分，他的研究和学术观点对汉语语法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此后，张斌的学术生涯始终没有放下对现代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。

其次是折句问题。在汉语句型研究中，张斌首先提出了折句的目的是确定句型，而不是划分成分，并据此拟定了一套折句的步骤和方法。胡裕树、张斌、范晓等在国内率先倡导用句法、语义、语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。三个平面理论是当代汉语语法学最关键的术语之一，是在继承传统语法、结构主义语法、转化生成语法和格语法等的优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，同时还受到符号学和现代语义学、语用学的一些影响。胡裕树、张斌、范晓等在符号学等国外理论和汉语折句法演变实践的双重坐标中，提出三个平面理论，这在方法论层面上也极具意义。按照三个平面的观点，句子可分为抽象的句子、语言的句子和具体的句子、言语的句子。一个具体的句子总是包含着句法、语义、语用这三个不同的平面。句法平面讲的是显层结构或表层结构，是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，研究句中的词语与词语即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。句法分析的对象是句法结构，词、短语、句子都是句法结构单位。在句法平面，主要分析句法功能、句法成分、句法层次和句法关系。语义平面讲的是隐层结构或深层结构，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，研究句中词语与客观事物、符号与内容之间的关系。语用平面则主要着眼于分析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。三个平面理论使语言研究面貌焕然一新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，并且催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。后来国内句法语义研究的兴起和功能解释语法的兴起就是句法、语义、语用三个平面理论的演化和发展。

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过：“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制造一种装置称为语法。假定事先已经以某种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的一些句子，这种装置就能生成该语言的所有合法的句子。”胡裕树、张斌借用乔姆斯基提出的“生成”概念，认为研究和建立句型应“着眼于生成能力，而不是着眼于不必要的细致的描写”，因此，主张立足于成分分析，同时要吸取层次分析的长处，也就是重视句型的研究，将句型研究和折句联系起来。后来的一般语法教科书折句时大都用成分

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，胡裕树、张斌在《现代汉语》中的相关研究无疑起了榜样作用。

张斌的语言学研究紧跟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，着眼于相关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关联。现代科学有两个特点，一是上位学科能启迪下位学科的研究，二是各学科相互渗透，促使研究向纵深发展。有关第一个特点，张斌认为，符号学、信息论、系统论是对语言研究最有影响的上位学科，为此他研读了有关理论，并应用于汉语语法分析，发表了大量论文。

符号学对语法学影响较大。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早就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，他的观点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在汉语语法学界传播。张斌借鉴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理论，并结合汉语实际，区分了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。他认为“句子有两种，一种是语言的句子，或者叫做抽象的句子，一种是言语的句子，或者叫做具体的句子”。从意义上看，言语的句子既有意义、又有内容，言语的句子只有意义、没有内容；从结构上看，言语的句子既有句法成分、又有语用成分，语言的句子只有句法成分，没有语用成分。

再次是关于语句的理解与解释的拓展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，张斌进一步吸收心理学、逻辑学、信息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，用于探索汉语语法分析的新问题，发表一系列论文，主要探讨语法结构的功能解释，开拓了集合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理解来研究汉语语法的新领域，再次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。以心理学为例，心理学给语法学的影响不在规律的说明，而在现象的解释。

90年代，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的认知心理学句子理解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张斌在《句子的理解策略》一文中，研究了“各种理解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起的不同作用”，从而归纳出理解策略的“类型”和“模式”，在语言学界首先提出了理解句子的策略。再如信息论，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信息论突破狭义的范围，发展成为一门研究语法、语义、语用信息的科学。张斌认为，语言是传达信息的，因此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考察语言。张斌特别从歧义的研究入手，探讨了歧义产生的原因、歧义的类型、消除歧义的方式等等，提出了信息噪声的概念。

张斌的《汉语语法学》《汉语语法修辞常识》《现代汉语虚词词典》《语句的表达和理解》《现代汉语描写语法》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相继出版。80高龄时，他又开始主持编写我国第一部大头描写语法专著《现代汉语描写语法》，历时十年最终完成。

现代汉语语法要立足于汉语本身

张斌的汉语语法研究，在吸纳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，始终审慎对待西方理论和汉语本身之间的关系。他清醒地指出，外国学者描写汉语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其一是把汉语看作“主题居重要地位（topic-prominent）”的语言，区别于“主语居重要地位（subject-prominent）”的语言（例如英语）；其二是对汉语结构规律的描写不均衡，个别地方描写得较为细致，但总体说来，还是比较粗略；其三是在所用例句都十分简单，有些并不符合汉语规范。

此外，张斌也主持了一系列的重大科研项目，包括国家社会科学“八五”项目《现代汉语虚词的功能分类及分析方法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重点项目《现代汉语虚词词典》，以及《现代汉语虚词研究》等上海市教委博士点项目。通过对现代汉语虚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既培养了梯队人才，也对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在专心思考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，张斌也始终站在教育第一线。他从1987年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，1999年开始培养博士后，是全校担任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的第一人，并且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语法学的博士后，也为韩国培养了第一位汉语语法博士。他也是学校第一个语言类奖学金“张斌奖学金”的设立者，第一位上海市语文学会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。2016年，张斌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。

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内，张斌的为学、为师之道广为传诵和继承：为人师者，必先正其身，方能教书育人，此乃师德之本也。据其学生回忆，每次上课，他都要提前十几分钟在教室里等学生来。他坚持站立上课，认真板书，认为这是对学生的尊重，也是对教师这门职业的尊重。2013年，93岁高龄的张斌站在教室里，为博士生上了最后一堂汉语语法课，就此告别他站了一个多甲子的讲台。

张斌常说：“我始终认为，在学术上，我还必须继续攀登，不能半途而废”，“生活上应该知足，学术上须不知足。”他这样表达，也这样践行自己的信念。90岁时，张斌写下一首《九十感怀》的七言律诗：

颜小生涯九十秋，依稀往事忆从头，常惊寇寇空袭袭，每数工薪便发愁，收拾金瓯今胜昔，折腾岁月喜还忧，阴霾扫尽千帆过，万里鹏程任自由。

他乐观地称自己是“90后”，这首感怀诗也寄托了他在学术事业上对自己的激励和鞭策。这种自我激励伴随他整个学术生涯，也令他在孜孜不倦且不断获得新知的思考中，收获了纯粹的求知乐趣，以及分外漫长的学术生命。

张斌代表作一览

